

编者按

如梦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、如露、如电，这是佛家“六如偈语”，也是东坡侍妾王朝云的临终所诵之偈：“一切有为法。如梦、幻、泡、影，如露亦如电。”王朝云生前学佛，东坡遵从她生前遗愿，把她葬在惠州西湖边孤山栖禅寺旁。寺僧筑亭覆盖，取名“六如亭”，周植梅花。

一亭湖月冷梅花，傍水名亭是六如。上周本报介绍了东坡寓惠时与朝云的诗词和故事，本期介绍朝云墓前的六如亭。我们请东坡寓惠诗词的研究专家，继续透过东坡寓惠诗词，解读他当年在惠州的交游、活动情况，以及他自我观照的心得。

一亭湖月冷梅花 傍水名亭是六如

作者/琶洲羽正

古

郡惠州，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城中名胜古迹举不胜举，而位于西湖孤山的六如亭是全国重要的东坡遗迹之一，尤为著名。

宋绍圣元年，朝云跟随东坡谪居惠州，二人相依为命，相濡以沫，过着清苦的谪居生活。宋绍圣三年七月，朝云感染时疫不治，东坡按照朝云的遗愿，将其葬于孤山栖禅寺侧。栖禅寺僧人建筑墓亭，为其遮风挡雨，是为六如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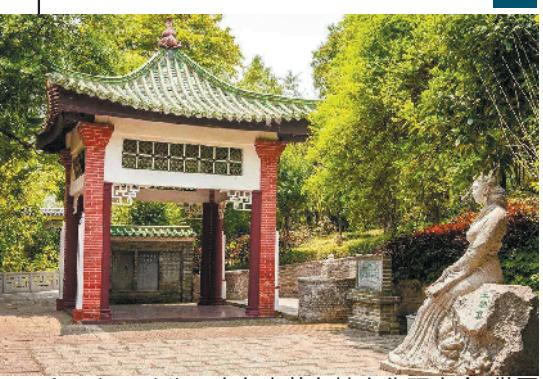
自宋以来，朝云墓亭补葺不断。千百年来，惠州西湖以其幽深曲折、清秀雅淡，吸引无数人前来探胜访古，凭吊朝云墓的游客比肩继踵。直到今天，每当梅花绽放，灿若云霞，萦绕孤山，幽香阵阵，沁人心脾，“一亭湖月冷梅花”的意境映入眼帘，令人遐思无限。

宋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东坡以“讥讪先朝”罪贬惠州，不少亲朋好友生怕受株连赶紧躲避。《惠州西湖志》载：“侍妾相继辞去，独朝云奉箕扫，随公于万里瘴烟中，誓终始无二。”体弱多病的朝云在惠州与东坡相依为命，宋绍圣三年（1096）七月感染时疫不治，“一日晚金刚四偈而逝”。东坡将朝云葬于孤山栖禅寺侧，正面对着平湖西山的大圣塔（现称泗洲塔）。

栖禅寺僧人建筑墓亭，为其遮风挡雨，因朝云逝前持念《金刚经》：“一切有如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又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故亭名“六如”，“彼仙因书四偈，额六如亭以识之”。整个墓冢“外墙围之，以免牛羊践踏，内亭覆之，以免风雨飘摇”。

自宋以来，朝云墓亭补葺不断，有一则颇有意思的故事：南宋嘉熙年间，驻京官刘克庄巡察惠州。刘先生是大名鼎鼎的诗人，公余游览西湖，见亭墓残缺荒芜，立马赋诗寄州官：“吴儿解记真娘墓，杭俗犹怜苏小坟。谁与惠州耆旧说，可无抔土覆朝云？”地方官岂敢怠慢，随即墓亭缮洁一番。

到了清代嘉庆年初期，惠州知府伊秉绶到任伊始，看到六如亭“荒亭漏月，旧碣沉烟，灵貌虽存，芳踪渐没”，出于对东坡的敬重，决定对墓亭进行整修，并向全国名家征集诗文，“以记其盛”。伊秉绶工诗文，善绘画书法，尤以篆、隶见长，其书法“圆润率直，墨沉笔实，醇古壮伟”，被誉为乾嘉八隶之首。现朝云墓碑上镌刻的“苏文忠公侍妾王氏朝云之墓”以及嵌于墓壁的东坡《朝云墓志铭》，均为伊知府手迹，成为这一名胜古迹的一道亮色。



六如亭和朝云雕像 广东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 供图

贰
西湖文史因之再添华章叁
墓亭周遭梅花香飘千年

千百年来，尤其是清代中叶，惠州西湖以其幽深曲折、清秀雅淡，吸引无数人前来探胜访古，凭吊朝云墓的游客比肩继踵。文人雅士流连忘返，挥毫泼墨，吟诗作画，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，正如文史学者吴定球所言：“这是惠州历史文化中的一段最令人荡气回肠的华彩乐章。”

旧时，鹅城惠州的青年男女谈婚论嫁时，往往“来拜朝云问夙因”，在朝云墓前烧香许愿，祈求婚姻美满。清明时节，士女倾城而出，登孤山谒拜朝云，裁种梅花。清代进士、惠州人江逢辰曾吟咏六如亭：“爱兹苔藓二三尺，拟补梅花一万株”，说的正是这一民俗事象。

惠州人为何对朝云如此赞赏，对梅花如此偏爱？这与东坡用梅花悼念朝云有关。梅花清雅芳洁的形象和笑傲冰雪的品格，与朝云“玉骨那愁瘴雾，冰姿自有仙风”的美丽和高洁颇相契合。

正因为如此，东坡睹梅思人，赋词《西江月·梅花》赞美朝云：“高情已逐晓云空，不与梨花同梦。”而惠州人在孤山栽梅以纪念朝云，亦可谓深知东坡的心愿。

六如亭经多次重修，现已移建在朝云墓前方，是一座独立的四柱方亭。亭柱镌刻两副楹联，其中一联是清人所撰：“从南海来时，经卷药炉，百尺江楼飞柳絮；自东坡去后，夜灯仙塔，一亭湖月冷梅花。”这“经卷药炉”，概括了朝云在惠州以佛修心、以药养生的清苦生活。“百尺江楼”指东坡和朝云居住的合江楼。而“飞柳絮”则来自一个哀婉凄美的故事。

东坡所赋《蝶恋花·花褪残红青杏小》，有很深的人生感悟，传诵一时。据史载，东坡在惠州，常唤朝云弹唱此词。一日朝云唱至“枝上柳絮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”时，竟“歌喉将啭，泪满衣襟”。不久朝云病亡，东坡为失去这位敏感多情的知音而“终生不复听此词”。

朝云逝后，东坡曾赋诗悼朝云，诗曰：“苗而不秀岂其天，不使童鸟与我玄。驻景恨无千岁药，赠行惟有小乘禅。伤心一念偿前债，弹指三生断后缘。归卧竹根无远近，夜灯勤礼塔中仙”。诗人内心充满无奈、苦楚和愧疚，读后使人感慨不已。而“一亭湖月冷梅花”，则叠加着多种与朝云相关的意象和情感，营造出一片凄清的意境，感染了不少游客。

近年来，墓亭周遭栽上多个品种的梅树。每当梅花绽放，灿若云霞，萦绕孤山，幽香阵阵，沁人心脾。尤其寒冬黑夜，冷月当空，徜徉其间，疏影横斜，花气袭人，“一亭湖月冷梅花”的意境映入眼帘，令人遐思无限。“傍水名亭是六如”，这一景点愈发吸引游人了。

文

文史杂谈

苏东坡与豪放词：走出儿女情长，抒写家国时代

说到苏东坡，很多人第一反应，就是他的豪放词，“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……

“豪放”之说，是相较于宋词原本的“婉约”而言的。传统宋词称为“雅词”，所以豪放词被称为“壮词”。豪放词出现后，宋词突破原本小我限制，将个人际遇与家国命运结合，题材范围和辞章格调获得提升。

在北宋时期，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豪放词之差异，有形象说法，那是南宋人俞文豹在《吹剑录》中的总结：“柳郎中词，只合十七八女郎，执红牙板，歌‘杨柳岸晓风残月’。学士词，须关西大汉，执铜琵琶，铁绰板，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这个比方明白晓畅，婉约豪放之分野，就

此划定。

豪放词风并非东坡首创，在他之前就有了雏形。如五代南唐李煜的《破阵子》“四十万里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”，词风气势恢宏，直抒国破家亡之痛。

再如北宋范仲淹的《渔家傲·秋思》“衡阳雁去无留意”“长烟落日孤城闭”“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”，笔调雄健，气象苍茫。

经由苏东坡之手，豪放词被发扬光大，为宋词辟出新的流派。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”，这是他最早的一首豪放词，抒抗敌报国之豪情壮志。而后期有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度余生”等达观洒脱、气势开阔之作。

词风之变，和人际遇与

家国情怀有关。李煜经历了国破家亡，范仲淹一生心怀天下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而苏东坡一生波折，庙堂之高，江湖之远，风波浪打，沉浮不定，造就了大文豪的雄词风。

苏东坡身后不久，金人攻破汴梁，靖康之变骤然降临，北宋灭亡。家国仇恨助推了雄浑悲壮之气，豪放词一时风行。

代表人物如辛弃疾、陆游、岳飞、张孝祥等。

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“四十三年，望中犹记，烽火扬州路”，抒发了辛弃疾抗金杀敌、恢复中原的爱国豪情；“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”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”“何日请缨提锐旅，一鞭直指清河洛”是岳飞的壮怀激

烈；“当年万里觅封侯，匹马戍梁州”“关河梦断何处？尘暗旧貂裘”是陆游一腔热血、壮志难酬的深深遗憾……

就连婉约词代表人物李清照，笔下也有“天接云涛连晓雾，星河欲转千帆舞”“九万里风鹏正举”之类豪迈雄健之气；而奠定了婉约词文学地位的柳永，说到个人际遇时，也愤然写下过“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”“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”这样有气势的词句。

明代文学家杨慎的豪放之气不输前人：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”“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”，用凝练而有质感的文辞，表达了复杂的历史观和人生观。

豪放词与婉约词，差别在

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

于选材、文风和气象等不同，婉约词多写风花雪月、儿女情长及风光见闻等，注重音律，辞藻华美，但文风柔弱，气象较小。

豪放词超脱各种限制，“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”，题材上涉家国之事、人生感慨等，甚至“无言不可入，无事不可入”，文风雄健，气象宏大，社会功用和地位也提高了。

相对于词坛正宗的婉约词，豪放词出现之初，因不守音律、不便歌唱，且文辞粗犷而备受诟病。苏轼年轻时，对作为词坛前辈的柳永（苏轼17岁那年柳永去世）也是仰慕有加，一生多有模仿学习。但豪放词格调高扬、气势恢宏，适合抒发壮志豪情，有“士大夫气”，因此为有抱负的士人所推崇，终于异军突起于宋代词坛，并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。

文脉观点

东坡屡屡“求仙” 却非真想成仙

作者/王崇勋

宋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十月上旬，东坡作诗《寓居江楼》。在江楼之上，他向惠州的青山绿水与蓝天白云敞开胸怀，倾吐内心情感：“海山葱气佳哉，二江合处朱楼开。蓬莱方丈应不远，肯为苏子浮江来。江风初凉睡正美，楼上啼鴂呼我起。我今身世两相违，西流白日东流水。楼中老人日新清，天上岂有痴仙人。三山咫尺不归去，一杯付与罗浮春。”

此诗是东坡“我今身世两相违”的精神产物。他身处新旧党争之中，既反对新党激进伤民的某些变法措施，也反对旧党迂腐保守的政治偏见，这使他同时受到新旧两党的排挤打击。这也就是他被贬惠州的根本原因。

政治失意，仕途受挫，生活落魄，使他苦闷迷茫。但他从不妥协，不丧志，不气馁。他站在合江楼上，寄情山水，把羁绊之身，化作自由之神，求得心灵超越。诗人以奇特的幻想，把惠州葱翠的山河幻化成浮动飘渺的仙境，让自己的灵魂升华、净化。难怪人们称他“坡仙”。苏东坡苦闷时往往表

达归隐或升仙的渴望。而后又找理由婉拒，说自己“归去”不得或与仙无缘。这已不是首次。23年前，因与王安石政见分歧，被外放到杭州做通判。他在《游金山寺》诗中就对山神说过：“江山如此不归山，江神岂得已，有田不归如江水。”意谓我不归隐是不得已的事情，如果家中有田，我就一定归隐。

后来在密州做太守，他又在《水调歌头》中告诉月亮：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”他想到天上做神仙，但又舍不得人间。如今贬至惠州，他向惠州河山表达归隐愿望，但又认为自己太“痴”做不了仙。然后狡黠地解释，如果仙山近在咫尺，就一定“归去”。

这种近乎童真的矛盾心理，可爱得让人捧腹。其实东坡压根就没想成仙。因为他是有政治抱负的人，尽管厄运不断，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儒家经世济民思想。他拥抱自然山水，萌发归隐升仙幻想，只是对现实困境的暂时超越，以求驱除胸中烦恼，获得精神满足与心灵愉悦。

东坡咏茶咏梅 借风物明志

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

除了上文提到的梅花，有幸与东坡结缘的惠州风物、风景极其丰富。

自经苏轼品题吟咏，风景即为名胜，风物便成名牌，不但盛行于当世，九百年来，不绝地喧之于文人雅士之口，见之于寻常百姓之家，是一笔极具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。然而，专家介绍，东坡吟咏这些风物的本意，可能不仅是为了给惠州代言，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、志气。

纪昀说苏轼咏物，“善写夷旷之意，善用寄托之笔，写物全属自写”，东坡惠州咏物诗正是如此。”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所长吴定球介绍，东坡为物写照传神，而且托物寄情，咏物言志，借物抒怀，表现深刻的人生体验，寄寓深沉的思想感情。

吴定球举了《种茶》诗为例：“松间旅生茶，已与松俱瘦。次棘尚未容，蒙翳争交困。天公所遗弃，百岁仍稚弱。紫笋虽不长，孤根乃独寿。移栽白鹤岭，土软春雨后。弥旬得连阴，似许晚遂茂。能忘流转苦，戢戢出鸟喙。未任供春磨，且可资摘嗅。千团输太官，百饼

“总之，苏轼的这些咏物诗往往物中有我，物与我相互观照，以我写物，借物写我。”吴定球总结道，这体现了一种宠辱不惊、逆境顺处的从容态度，一种饥己溺、欲忘物的阔大襟怀，一种守志不易、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——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东坡精神。”

文脉故事

文脉考证



插图/杜卉